

經部

周官集傳卷十

元　毛應龍　撰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鍔曰士師為羣士之師法故名官曰士師柳下惠為士師蓋非明智君子明以用刑不足以為羣士之所師也又曰刑罰施于已為之後先王之不得已也其意實欲無犯焉故用五禁之法禁之于未為之先

是乃所以左右之也宫禁則閽人所謂不入官者是也官禁則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國禁則入國而問禁者是也野禁則令之田律野中之禁也軍禁則讙譁夜行軍中之禁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乎貴者也書而懸于門閭所以示乎賤者也夫貴者賤者無不知禁焉則刑不期措而自措矣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應龍曰案小宰職掌凡宫之糾禁乃退以宫刑憲禁于王宫憲若布憲掌憲邦之刑是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鍔曰凡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耳使士師掌之

何耶愚以為司徒屬官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于其先刑以鞭之于其後則民知所畏之六鄉之政成矣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獘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鍔曰陰為諸侯刺探國事則反以告之甘口喋喋

是爲邦諜　徐氏音辯曰若魏公子撟魏王令代晉鄙爲將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别約劑

鄭鍔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獨掌于此葢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鄭鍔曰勝國國爲吾所勝也不絶其社稷所以爲戒

祭必有尸未有用刑官為之者勝國則無主後矣然
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
絕其祀是以祭之必用士師為尸焉葢其勝之也本
于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為尸乃所以示戒也又曰
王者以祭祀賔客會同之事而出入則有司警蹕孰
敢犯屬車之清塵哉若以燕遊而出入則尤當致嚴
使刑官前驅而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刏珥則奉犬牲諸侯

為賔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宫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饗在廟燕在寢師屬蹕王宫則在寢時也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王師所須而有不從令是謂逆軍旅軍中之禁而輙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是謂犯師禁安可不戮也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請皆卒自我始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

戮其僕謂是也

歲終則令正要㑹正歲師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鍔曰令正要㑹令刑官之屬耳　應龍曰小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禁于國及郊野憲其近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鍔曰鄉民之數教者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葢欲行糾戒而非正治其數也歐陽氏曰糾舉其罪過而禁

戒之使勿為惟恐其陷於刑辟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獄訟之情以辭而後見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直失當情無由伸惟察辭而知其詳乃從而辯之辯論其獄與訟之情狀其有死罪則别舉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既定其要辭又俟一旬之久乃職主其事為之入聽于王朝必待一旬然後入則在

已所思者欲審容囚亦得以自反覆也　歐陽氏曰
鄉士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
而上獄訟于國所以因地遠近為期之遲速之差者
其哀矜死刑防閑獄事之意深矣易之中孚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其若是乎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
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鍔曰司寇聽所要之辭乃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與衆共之不敢任一已之見也　應龍曰羣士自鄉士至訝士皆是司刑凡有職者皆是也使羣士司刑皆在各出已見引法為證以其所犯之罪而附于法共議之據其所犯合用何法使罪與相應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衆議以定朝廷于其間擇取其中而用之中者所斷得中無不及也士師受其中乃獄訟之已成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鄭鍔曰掌其禁令使人勿犯王出至郊夾道而蹕以刑肅人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鍔曰國有大事謂田役之類也鄉民有犯令得而戮之民雖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歐陽謙之曰就郊而刑殺就其四郊之獄所在而刑

殺之也先王之殺人也以殺止殺遂所殺肆之各于其遂所以令當遂之人見之而知所懲也抑亦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意乎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歐陽氏曰郊有大事戮犯命者恐事當在郊則遂士掌其殺戮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

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鄭鍔曰此王畿之四面耳其士乃謂之方者蓋自鄉而遂自遂而家邑都鄙各分在王畿之方而方士以

十六人為之四人主一方故名曰方士也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鍔曰地又愈遠故三月乃上于王國其地已分公卿大夫為都邑矣故謂王朝為國別異之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

主之

鄭鍔曰方士既不屬鄉遂慮其易以廢壞歲終特廵省之以行誅賞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賔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賛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歐陽氏曰有治則贊有朝享之事將通達于王則訝士掌為之贊佐而通達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

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鄭鍔曰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此至于旬者市者衆之所聚三日可以見矣外朝人所罕至故十日而後舉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歐陽氏曰二人同以財貫販出息恐一人侵欺不可攷究故以國家府庫所以出入之法行之其出入皆

有簿書可稽攷其數犯令或一人有所欺用訟至于官則官為之罰犯令者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歐陽氏曰此義諸家之皆未詳葢前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令後有凡屬責者以意解之前凡有責者有判書是其責之大者也令屬責者葢責之小者無判書但有所屬信于人而予之也所屬信者即地傳也傳保也地傳為保任以予之也以其無文書可

據但憑信地傳以予之故須得地傳以為之証然後聽其理訟之辭而决之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歐陽氏曰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賊之犯于一軍一鄉一邑一家者本軍本鄉本邑本家之人殺之者無罪以其人之受害或一時與之格鬬而殺之也

若邦凶荒札喪冦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鄭鍔曰所遭之變故大矣民有犯刑者或出于不得已而國之用刑亦不可以用平時而不為之減殺故令之慮刑貶焉慮猶計度也計度其刑則寛宥于常刑之外計度其財則貶損于常用之式凡此皆恤民而已言邦國都家縣鄙則朝士所令者徧天下矣

歐陽氏曰慮刑貶只當是減省刑罰未必便及用財之事也與荒貶之意不同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冦司冦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鍔曰天子為天牧民則民者天子之所司也設官而名之曰司民葢天子司牧養之事司民司其多寡之數而登之耳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生齒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之所由始也不辨其國中都鄙郊

野則無以知其地之人數辨之使不相雜則其地之戶口衆寡皆可見也不異其男女則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使各從其類則他日嫁娶之年歲高下皆可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殁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鍔曰刑者國之大法民命之所係當與罪相應有是罪宜附以是刑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鍔曰刺殺也取也死者不可復生故必刺取臣吏民之意以可殺然後殺故名以司刺也以三刺三宥三赦三者刺取其實先王非有心于用刑大抵以赦宥為心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歐陽氏曰一刺再刺三刺之義若曰羣臣以為可殺一也羣吏以為可殺二也萬民以為可殺三也蓋至于臣吏民三者皆以為可殺然後殺之宜矣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鄭鍔曰既以三宥求之其可宥也又求以生之而有三赦之灋焉蓋宥也者雖所以寛其罪然尚有罪以

加之不若赦之為恩先王用刑豈真有意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鄭鍔曰成王之于魯也命得郊與祀泰山外祭則郊社内祭則嘗禘與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又曰周分魯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懐姓九宗職官五正則治民不可以無約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彛小約劑書于丹圖

鄭鍔曰大約劑與諸侯為約欲與宗彛並大小約劑與萬民為約欲與丹書永傳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大司寇云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

而藏之若大亂則諸侯僭竊變亂舊章而去其典籍必率六官而共辟其藏以明其罪大六卿共証之不信者則必誅無赦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

鄭鍔曰世之說者皆謂盟為衰世之事先王所無有其說出于禮記盟詛不及三王也嘗考之書載苗民之罪以為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

謂不可也謂盟之屢而無信適所以長亂也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為王府有珠槃玉敦之事戎右有賛牛耳桃茢之文于此又設司盟之官而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葢不考之詩書耳先王以信結民上不欺下而下不詐上猶用盟以結信葢盟雖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則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嵬瑣此司盟所由設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歐陽氏曰盟之禮儀即束牲載書歃血牛耳桃茢珠槃玉敦之事也　鄭鍔曰神向明而司盟向幽以神爲明而南面告幽故北面也又曰禮儀皆北面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

司盟共祈酒脯

鄭鍔曰有約劑而不信至于訟獄則使之盟詛中有所愧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竊疑周家獄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已訖乃使之束矢鈞金措刑之術本諸乎此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于司兵
歐陽氏曰金罰疑是入鈞金三日乃聽者亦是也朝士之職凡民同貨賄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此所以有貨罰也金罰貨罰二者皆自士官而入于職金故職金受之以入于司兵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金言入于司兵者大總言之與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鄭鍔曰屏風以金為飾與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

歐陽氏曰辨其物兵器不一也貨賄不同也皆有數量計其多少之數也賈而楬之計其貴賤之直也然後入于司兵防其侵欺及更易之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

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牵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鄭鍔曰盧令㺜驕之類不得不相其善惡以犬遺人當防其噬囓相之則不失其善惡之實牵之則不失左右之防　歐陽氏曰掌其官之政治若用牷用駹因所祭以别其所用相犬牵犬之職擇其人差其禀禄皆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

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冠以飾首也弗使冠飾使之免冠而見首也加明刑者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于背表示于人　鄭氏曰罷民不能自強于善散而無所屬故自恣而爲害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弗使冠飾以見其無禮而被辱明書其罪于背所以告人使知其以是罪而至此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

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臨江劉氏曰梏者校也在頭曰梏春秋傳曰以弓梏

華弱于朝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耳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

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案王鄭之說適朝士絶句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

聽獄訟之所恐王與公卿或又得而審詳焉重人命

之至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歐陽氏曰凡殺人者皆于市罪不至死而加刑不于市獨盜則刑于市焉惡之之甚欲人懲之切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

閽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

歐陽氏曰軍旅田役之時所有斬殺刑戮之事亦如

刑盜于市踣諸市肆之三日葢所謂小懲而大戒也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盗

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

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隷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

狄或作翟前漢匈奴傳曰東翟是也此四翟謂蠻閩

夷貉四者之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凡封諸侯與其大夫之家彼挈其所有以之官或得用公之牛以助其載任則罪隸為之牽傍也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豈詩人所謂王命傳御遷其私人者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沒入于官與四夷之人不同故不掌鳥獸牛馬之事所以別中

外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鄭鍔曰閩人知養馬故以役掌畜四隸皆言守王宮之事而閩隸不言者閩蠻之別種以蠻隸見之爾

歐陽氏曰掌子則取隸焉其義未詳或有闕文悞字

也或謂掌子謂鳥至于阜蕃而欲之掌其子則取閩隸之屬以其人知畜養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宫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夷人知養牛馬通鳥言故以役牧人　歐陽氏曰蠻隸守王宫者執其國之兵在野外則守厲禁

貉隸同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

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或謂南方曰蠻閩則其別種也東方曰夷貉則其別種也獨無西戎之隸何耶葢周之始開國于西戎西戎服之久矣武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從則不待于征伐而虜獲之也至于蠻閩夷貉之國自克商始通道于九夷八蠻其閒有不服者或征伐而取之故以為隸爾　應龍曰自罪隸至貉隸通為五隸皆掌于司隸一官以五者其隸各有百二十

人故于百二十人之中各分頭目以掌之遂有五者

之名非如司隸以中士下士為之則得謂之王官也

周官集傳卷十一

元　毛應龍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歐陽氏曰布憲憲刑禁以達四海與職方同貫利達九州同意詰有詳盡咸制之意邦國亦有都鄙左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孟子曰王之為都

臣知五人焉及邦國之都鄙示之詳矣　毛應龍曰布宣布之也憲表縣之也布憲為司寇屬官周官之治布于正月而憲於正歲自大宰而下皆然矣而獨於司寇之屬專設布憲一官者葢於刑禁尤重耳而此官獨言憲邦之刑禁則此官以詰刑為主正歲表憲之後以縣書之刑禁而詰治之詰治也不曰治而曰詰葢治刑者必窮其情而後可治呂刑言度作刑以詰四方是時呂侯命為司寇作刑必以詰言今觀

篇中推作刑本意以訓羣后凡丁寧反覆之辭無非所以致其窮詰獄情之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視此經所言邦國都鄙四海辭異而旨同大抵聖人仁民之心欲使之不犯于憲綱近者知之又欲使遠者知之大司寇布之舉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又表縣之而後詰之茲所以家至户曉雖萬里之外無有不明刑禁之為不可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鍔曰司伺候之謂也司其私相斬殺戮者為天吏則可以殺人非天子之有司胡敢殺戮也是則止暴亂以安善良乃先王愛人之心也特以禁殺戮名官四者之罪莫大於擅殺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

狗凡奚隷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鄭鍔曰事有不可正者加之以力人力所不敵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　歐陽氏曰亂暴力正若今有事不言於官恃其狠暴强力而報之也撟若撟詔之類誣若誣告之類事干於法禁者也作言不信者是誕謾訛言惑衆者爾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

誅之

鄭鍔曰徜徉觀望伺候為盜之人必誅之如是則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鄭鍔曰擊相值而礙也互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值擊互之阻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故因其至之先後以次而行之不惟

無爭鬬之端又起禮遜之俗矣又曰有節者奉王命之任也有爵者王朝之臣之來辟之又以見貴貴之理矣

禁野之横行者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歐陽氏曰野廬氏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亦必事野之道路事之所徑由者因事脩除致其誠也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詩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周官所以有蜡氏之職王昭禹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離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蔵亦歸於地而已蜡氏除骴為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為神奇而人之

所親神離於形則為腐臭而人之所惡除骴亦以人之所惡在是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鍔曰先王以為水者既以灌溉而人溺於水者必死酒者所以為禮而人溺於酒者生禍幾則苛而察之謹則戒而約之商之末世凡小大邦用喪罔非

酒惟辜民大亂喪德罔非酒惟行周家懲之故設官以幾其不當用又謹其用之無節者凡以止酒禍也大川之逝雖烏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可游乎馮河而死聖人不與則川游之禁宜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徐氏音辨曰察昏星夜半所建則夜之早晚可知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

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王昭禹曰陽遂方諸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是也　鄭鍔曰其實皆鑒也金錫半者隂陽之類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為火用諸夜則隂氣應之為水也用是水以滌粢盛則曰明齍用是火以照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取者明水取於月以共之記曰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爾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

為明竁焉

鄭鍔曰警以木鐸使無不聞軍旅脩火禁則不待中春也衆之所聚器用資粮勝負所繫則火禁不可不謹也　歐陽氏曰明竁設燭以穿壙也亦與刑於隱之義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

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鄭鍔曰僕所以侍乎王戎僕齊僕之類是也右所以用兵以禦敵戎右車右之類是也馭則羣僕之長大馭之類是也而其任有輕重僕則掌侍御之事苟有不職罪皆可殺也然所由以進退則視乎馭者而已馭非其馬之正則或時以其主與敵矣其罪尤重故示以車裂之罪　徐氏音辨曰此言為大夫誓其屬耳誓大夫曰鞭五百刑不上大夫豈宜以誓之哉

鄭鍔曰大史抱天時相天地觀吉凶推察驗所係不小故誓以殺小史為大史之佐而已故但誓以墨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張謂覆車之網以待其來則自覆以取之也

猛獸非弧張所能取故為阱擭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説禬之以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珍異熊蟠之等以供饍羞皮革熊羆之屬以供器物之用皆須以時獻之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鄭鍔曰俟其來下則掎其脚然後取之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政令即所謂萌夷芟耜變化之事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鄭鍔曰物有相制相治者不可以理詰也古之聖人達萬物之變得其妙用以為除害之術除蠧物則用莽草除貍蟲則用炭灰除鼃黽則用牡鞠除水蟲則用牡橭天地間物皆為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周公以上聖洞見其理隨取而用至於能殺其神而化淵以為陵此豈可以常理論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鄭鍔曰不見其形不知其夭鳥乎夭獸乎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其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也歟

横渠張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嘆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國老年齒已髙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

天下之政

鄭鍔曰朝覲宗遇蓋同四時之朝分為四等之名因時以明義而已又曰自千里國畿之外為侯服為畿服為男服采衛之服使之貢祀物者貢器物服物財物貨物者是謂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

歐陽謙之曰時有聘問恩好所以容也王國之使徧至於諸侯之國姦慝所以不敢作也姦慝之作大率起於人之所不睹不聞之地肆焉而為之王使之殷頫豈曰傳王命講禮儀而已哉其所以抑姦萌弭陰慝為慮遠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賔客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則其禮亦不

同是不可不辨而等之也既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以同邦國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賔主之間七十步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壁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壁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

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位有遠近立有前後擯有多寡則尊者舒而緐卑者蹙而略故也　鄭鍔曰旣擯而入朝王受其享必用幣帛所以將其厚意也而况諸侯之於王可無以見其後志於享乎故享必將幣公再拜而送之以明其臣職之恭其獻必至於三者臣侍君燕不過三爵三日而月成魄故古之冠者必三

揖讓者必三揖三讓則禮成於三可知臣之享君止

於成禮而已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鄭鍔曰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斿貢有物貢不見於此盖王責於諸侯者唯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燕游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之將意皆不可立為定名以責之也諸侯有享上之誠或以幣而享王或以玩好共燕游之樂或以錯雜之可食者欲其自致於王即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爾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嵗徧存三嵗徧頫五嵗徧省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廵狩殷國

鄭鍔曰問不若視之為辱視不若察之為詳愈久則愈致其勤也象胥傳言之官也五方之人聲音不通言語不同諭之以言語則曉之使知也為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告國人或以交隣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然後可以協而合之瞽諸侯掌樂之官史諸侯

主書之官欲其同名所以正名者一字之差而義理乃舛樂本於律吕所以感召和氣節奏或差戾沴遂生會於王朝則使瞽史諭之聽之也患其法度之或廢壞而變革也則遣行人達其所執之瑞所用之節同其度之長短量之小大成其牢禮之或九或七或五其所得用者同其器如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者八法八則王朝施於都鄙官府而行人之所達者恐其久而或廢故修治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劉氏音辨曰賓應言擯與小行人職同　鄭鍔曰諸侯來告急用幣以將其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鄭鍔曰問以言為禮聘以財為禮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

鄭鍔曰親受其貢獻則恩意浹洽乎人心而諸侯事上之誠無時而敢替矣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待諸侯者欲不失其舊也又曰逆勞于畿入境之勞也 歐陽地山曰郊勞也眡館也將幣也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小行人皆為之承而擯相之也 或問小行人云諸侯春入貢王氏說謂春入貢則朝正之時集傳

其說何邪曰周以建子為正凡大朝會用子月則朝正之時乃冬十一月故不可以春入貢為朝正之朞如賈氏疏謂貢物經冬至而後春可入此說善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賔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王昭禹曰協九儀賔客之禮因使行告語中國使諸侯不忘之意也告之以諸侯事王王撫諸侯交相親

愛之意使不暫忘於心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徐氏音辨曰三節皆竹也加以旌為旌節副以符為符節無旌也無符也管而已所謂管節也守都鄙者受角節于邦所謂邦節都鄙所以使人則持管節所謂天下之節　鄭鍔曰掌節無都鄙用管節此則有

之言貨賄用璽節此則不載何也以意推之行人掌達於天下而都鄙在王畿之内欲以節達於畿内爾故特言焉貨賄之璽節則通門關之商賈爾行人掌奉使之事何與於通貨賄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鍔曰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合符之瑞也上

所以驗乎下下所以合乎上故以瑞名之小行人掌成於内外均用以為驗彼此守之無或虧壊是之謂成成如宰禮之成大宗伯典瑞皆言執執之以為禮也此言用與執異使之用以為合符之瑞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歐陽謙之曰物猶事也此之五物若札喪凶荒之類

是也有此事故則必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即賻補賵委之類是也下五物其訓為事亦同　鄭鍔曰賻補以財賵委以粟槁禬以燕勞之禮慶賀以賛美之言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治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

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鄭氏曰慝惡也猶圖也　鄭鍔曰四方之逺萬民之衆利或未興害或未除人君不及知也必合載之以言其利害所在不可以無書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在者或有逆順謂於王國之法或有從違也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猶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為一書無以知罪惡之輕重也札喪也凶荒也厄貧也諸侯所

遭之故也不為一書無以知遠方之憂康樂謂民之樂生和親謂鄰國之交懽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也不為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千里有不同之風百里有不同之俗而況國有封疆之界其事各不同則其書不可混而為一此所以每國辨而異之以反命于王則王所以總攬者得其要不出户而可知天下矣

周官集傳卷十二

元 毛應龍 撰

司儀掌九儀之賔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鄭鍔曰擯在門外主接賔也相在廟中輔行禮也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周旋進退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賔客之儀正謂是爾行禮之際司儀掌擯之以禮以詔王

之容儀辭令揖遜之節使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動容中禮使人知其威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之辭令以出語言之揖遜以交接言之皆欲其中節無失之俯而畢無失之仰而傲焉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

鄭鍔曰時見之會殷見之同皆爲壇於門外以命事故謂之壇與四時之常朝異又曰每旁各一門主之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闢四門之意也

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歐陽謙之曰拱揖之禮以舉手高為重天揖舉手為高尊之也時揖舉手為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迎下卑之也或者謂天揖為自尊倨土揖為自卑下厚於庶姓而薄於同姓失先王之意矣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降殺如此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鍔曰既奠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為幣其獻也亦各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祼以鬰鬯其祼而禮之亦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又曰行人言饗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禮者葢國之正禮有饗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於國外之壇嫌於拒而外之故特言盡以見會而命事於外必入燕於國中之寢以示恩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

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勞以勞其行一勞在境二勞在遠郊或使卿或使大夫皆三辭者辭其勞已於遠而不敢當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饔如致積之禮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有郊擯之禮賓陳九介主君於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辭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

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賔賔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辭不獲已乃出車以迎主君之辱而臨已又三揖三辭然後拜而受其勞受勞訖方出車以送主君三還三辭之乃再拜而别聘禮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又云君使士迎於境大

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拜

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敬讓也者君子所以相接

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

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

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

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

儀

鄭鍔曰三揖三讓而入廟門諸侯五廟始祖之廟在中兩廂各兩廟則有二門每止一門則止一相止謂絶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事不可止也歐陽氏曰致積致飱致館郊勞其授受之前皆有三辭之禮獨將幣之時既登階之後直授幣而已更無辭遜之禮何也當攷每事如初賔亦如之亦如上再拜受幣賔拜送幣主人以爵禮賔客必再拜而受爵主人亦再拜而送爵

賔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賔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

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為客又曰登受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君之命而致敬也使者退而去則客

拜而送之也客至則遣使致以所舍之館其儀亦如郊勞之初言如初則如其始時之禮而已不儐使者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

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如初謂與將幣之禮同也私獻私有所獻非其國君所遺之禮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鄭鍔曰君就館省視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上下之凡賔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鄭鍔曰凡賔客送逆不以其去來而為之勤惰故自逆至送其禮如一也　應龍曰上經指言諸公相為賔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客而相禮此經四方之賔客則五等諸侯之君五等諸侯之臣互相為賔客互相為朝聘之禮或假道過往之類主國所以待之之禮

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歐陽謙之曰行人之儀言於司儀何也司儀正行之
屬序官可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
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
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焉當如字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鍔曰傳其辭言使達中國之語於朝王時言語可以相通也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其於揖遜辭受則擯之相之詔侑以禮儀也訂義曰凡字疑當作

掌字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應龍曰愚按象胥本為夷狄而設鄭氏註二經皆指諸侯為言今不取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鄭鍔曰作事謂王國將有事於四夷非中國之事大事

使諸侯主之其次使卿其次使大夫又其次使庶子主之事有小大爵有尊卑權有輕重用人各得其稱固理之宜也必於象胥言者葢馭夷狄之道尤不可不謹也事之大者而俾卑者處之則夷狄無所畏憚事之小者而俾尊者主之則輕其國體而取笑四夷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鄭鍔曰王巡守於一方及因巡守而合諸侯於一處主君必用犢以充天子之膳諸侯事天子猶天子之事天用犢貴誠以為物不足以稱其德故以誠為貴也諸侯之於天子亦唯誠之貴故其殷膳以牲犢也

歐陽氏曰百牲皆具者百官既衆必具百牲以待之

也百牲以數目之多寡言之非以名物之差殊言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
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
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
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
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
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
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
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
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
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

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眂飱牽壹問以脩飱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鄭氏曰羣者各視其數而已問皆以脩於其始至以
問聞闕則有脩焉脩脯也　鄭鍔曰皆用脯脩以將
之自飧五牢以至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飧之禮
也夕食曰飧謂其薄也食以十為列凡四列也黍稷
者食之常而稻粱特以為禮爾朱氏鹿鳴詩傳曰筐
所以盛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侑賓勸飽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鄭鍔曰不以其君來而加厚不以其自來而寖薄所

以示其至誠之心如一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鄭鍔曰行禮必假於物物不備之時勉強以如禮非所以為禮也故當國故而物不備之時遂有減殺之法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鄭鍔曰賔客死於主國致之以禮皆以遭喪之具所以使其喪有所給若賔客在主國自聞其親喪凡主國饗之之禮皆不敢受若夫芻稍以人馬日用不可以一巳之喪而不受故受芻稍　歐陽謙之曰不受饗食者蓋主人有喪不宜速賔雖主人備禮且不當受當辭之受牲禮若飧饔餼牽牲而致之者則可受也主國自有牲牢待賔之禮不必改為腥字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賔客若將有國賔客至則戒

官脩委積與士逆賔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𣚍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賔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賔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賔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

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鍔曰執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民所聚之處而告之以王者德意志慮德則王脩諸身而充實光輝者意則王之所蘊蓄在心而未為者志則王之所趨嚮而見於施為者慮則王之所遠圖而預防者九重之上人不可得而知掌交所至則道而達之諸侯萬民斯曉然知上心之所在矣故知王之所好惡則從而辟之從其所好而辟其所惡則情不相違而心

如一矣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鍔曰邦國有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之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為之結其交好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也當其往而通之則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萬民而取其財也利國之法莫利於此故言利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

而致其親也鄰國相親莫親於此故言親諭以九牧之維使知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為國之維也為國之維莫如方伯連帥故言維諭以九禁之難使知司馬九法以禁邦國者不可犯誡可畏難也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威邦國者誠為威嚴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鄭鍔曰都家之事君長得以自治然有當治於王國者朝大夫為之治於王朝　歐陽謙之曰國謂王國也國之事故不必施於都家者凡國有事故都家皆當知之朝大夫皆當達之所以上下之情通若今進奏官報州縣者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鍔曰國若有政令將達之於都家則令其朝大夫以傳達之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國者必因朝大夫以上達若夫國之大事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也其君當自至而禀王命可也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集傳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監生臣龍舜耕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元 毛應龍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故曰司空

應龍曰考工記固知非冬官舊文然其書稱人稱氏至於闕官之類甚似周禮舊文蓋自周之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孔子時禮樂之書已多不具是以問禮於老聃自衛反魯傷其雜亂復重而

正之當是時周公制作其不存者固有之矣近代儒者謂冬官元不亡各散在五官中愚於或問已詳其不然要知司空掌治百工考工記之作以備其事之大數鄭氏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之以世考之其書嘗經秦火既在秦以前又其事皆司空之事所宜有由是言之作此記者安知非為當時亡失冬官遂遵舊典以成之愚故曰謂冬官之屬猶有出於考工記之外則可謂五官中所有之屬欲强取以補冬官之

遺則不可柬萊吕氏曰考工記其文閎偉鉅麗亦先

秦古書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鄭鍔曰夫百工雖曰賤藝然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

天下利其法本出於聖人為工者因聖之法而制作

焉苟無以考其良窳則器不足用而良法遂廢矣此

所以命司空執成法以考之周亡至今數千年如鍾

鼎尊爵後世之工號為至精者有不能及非考之有

法曷至是哉　應龍曰王公士大夫固可謂國之職工商農婦之屬貴賤殊等亦得以並列而為六盖國之所需百工之事為甚重不可以賤藝之事忽之也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顏氏曰坐而論道無為者也作而行之有為者也

鄭鍔曰具其器用使之無或不足也所謂珍異者可

以為服食之資可以為器用之飾茍無人以通之有餘於此者或不足於彼而物之至美或滯於一方必有人貿遷其有無使之相濟以為用相資以不乏所以使貨財流羨而民足於衣食也出於地而利於人者地財也然地雖有財必待人有事於地而財始長人能勉致其力春耕夏耘不憚勤苦則地無遺利矣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顔氏曰公亦人臣而與王同坐而論道者也　鄭鍔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通謂一職爾不可分二也何以言之道者亘萬世而無弊何論之有若夫時有汚隆道有升降當其時所宜行者則不可不論也為王公者坐乎廟堂所論若此為士大夫者奔走乎下聽其所論從而行之王公既相

與講明以發斯道之隱此則行乎王公之所論豈非通為一職哉　陳用之曰飭力以長地財非特受田之夫而已山澤之農皆與焉盖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皆所謂長地財也　鄭鍔曰記考工者欲重此百工可也今方以農商嬪婦並列而為職豈亦將以考之歟意以謂長地財不可以無農通貨賄不可以無商化絲枲不可以無嬪婦而備器用安可以無百工哉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如必自為而備用之則非人人之所能為由是論之國不可無百工猶耕不可無農貨不可無商而絲枲不可無婦功百工之資於民用如此其急惡可以無考之之法乎此司空之篇所以有考工之記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顏氏曰以薄地除草故謂之鎛　鄭鍔曰燕幽燕

應龍曰按韻鋡通作函甲介鎧也

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

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鄭鍔曰古之治天下也必立國工使為民所不能為之器以資民用若舉國皆能為之則不待立是工粤乃揚州之域厥土塗泥人人治田故能為鎛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其民長於攻木為戈柲匈奴唐虞三代時所謂山戎玁狁獯鬻

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創如創業垂統之創謂闓端於始也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守之世謂之工謂父子傳而不失也　鄭鍔曰天地所生未有一物不可用者而萬物後畇見可用之理闓端造始發而制之於衆人未為之先故曰知者創物有以開其端則有以述其事

者而巧在所用焉故曰巧者述之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知者肇造於其始矣規矩誠陳準繩誠設唯有至精之巧者善於其事乃能因其制作循而述於其後故曰巧者述之巧者能述之矣茍不傳其業使世守之則古人之創制或幾乎熄又曰百工雖能運巧思以成其事而其成則在於規矩既立之後自非聖人之知足以闓而創其始則百工之巧無所用於天下矣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陸氏釋文曰爍當作鑠說文銷鑠之也　鄭鍔曰夫金者物之至堅者也非聖人知以火而銷鑠之則至堅者不可鎔以為刃土者物之至緩者也非聖人知以水而堅凝之則至緩者不可範以為器陸之遠者足有所不能窮非聖人作車以通之則行乎遠者勞矣水之運者徒有所不能涉非聖人作舟以濟之則

涉乎險者殆矣金可以為劒戟之用土可以為陶旊之用舟車可以為水陸之用聖人未作則天下同於無知聖人已作則萬物獲其利用彼百工者雖曰巧足以述之於既成之後故曰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　陳祥道曰前言皆聖人之作也以謂百工之事自聖人而興後言此皆聖人之所作也以明百工之事非聖人不能創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顏氏曰天時有因而違其時地氣不辨而遷其地則以燕荆之角幹紛胡吴粤之笴金而加之般輸之巧亦不以為良矣　鄭鍔曰觀夫至美之材其質既良加之以良工之巧其藝且精不患乎器之不良也然而材則有至良之質工則有過人之巧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此何理哉蓋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氣而

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為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於夏角必液於春他非無時也以為非此時則不順乎天而不足以為良也為刀必於鄭為斤必於宋為削必於魯為劒必於吳粤他非無地也以為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為良也如使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而欲為良詎可得哉故曰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枳即藥家枳殻之枳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歐陽氏曰橘皮薄枳皮厚南方地薄北方地厚故橘移於淮北則變而為枳地氣使之然也

邵康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

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於北方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熈寧初其言乃驗陸氏釋文曰濟四瀆水也濟水屬齊王莽時其流絶貉獸名詩七月一之日于貉朱氏曰貉狐狸也鄭鍔曰萬物賦形於天地抱氣於陰陽宜其無所往而不能遂其生育之理然植者非其地則變其本質故橘踰淮而北遂化為枳飛者非其

地則有所不居故鸜鵒處濟之西不肯踰之而東走者非其地則不得以自生故貉踰汶水則必死彼其生植飛走之類疑若無知不必擇地而安也然而若此者葢由地氣非所宜故爾旅獒曰犬馬非其土性

正謂此也

燕之角荆之幹蚡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鄭鍔曰荆楚也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蚡胡胡子之國在楚旁　杜氏曰笴讀為槀謂箭槀　又曰孟

子言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者也此四材之美者蓋由土地之所宜故特異乎他邦之所產也故曰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鄭鍔曰天之運也一為春夏而萬物生一為秋冬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孳萌於子紐牙

於丑畢成於戌該閡於亥此生死之時也石解散曰泐至堅者石疑若不能泐矣然而盛暑之氣爍石流金則堅或至於解散至柔者水疑若不能凝矣然而隆冬寒沍則堅凝而為冰既堅矣疑若不能釋也及夫煖氣融和則復消釋而為水凡此皆天時使之然也惟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寓形乎天地之間亦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不因乎寒暑陰陽哉故工雖巧矣時也地也材也茍一不能備則巧無所施

故記者所以貴乎合四者以為良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

鄭鍔曰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不可失一也上文既辨地氣材美天時之事於是繼之以百工之事焉

顔氏曰色則設之而已設之則彰施焉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㡜刮摩之

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鄭鍔曰攻木之工七輪人為輪輿人為車弓人為六弓廬人為戈柲之等匠人為城郭宫室溝洫之等車人為車梓人為飲器射侯之等陳祥道曰七者外有輈人焉其實則八先儒云攻木之工遺輈人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鍔曰陶陶土以為器也有虞氏所以尚陶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貴夫瓦器之質也記曰泰有虞氏

之尊也則其尚陶可知矣匠匠人營宫室為溝洫者夏后氏所以尚匠者荒度土功卒有天下故貴乎平土之居語曰禹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則其尚匠者可知矣梓梓人也攻木以為筍簴為飲器者商人所以尚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草其質而趣於禮樂之文也輿車也周人所以尚輿者禮樂至是大備用乘車所以嚴貴賤之分也　陳祥道曰上之為言尚也所尚在此故上之也匠也梓也輿也自虞至

周皆兼有之特矜百工之中各有所尚焉爾各有所尚非異好也時焉而已自虞至周其猶天地之運歟虞之時譬則冬也庶事以質故尚陶夏之時譬則春也視有虞則微有興作故尚匠殷之時譬則夏也視夏后氏則禮法爲加文故尚梓周之時譬則夏秋之交也亦與白謂之章而文備成之時也故尚輿先儒謂禹治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其理固然要之聖人所以昭世之尊上特其應世之

迹不得不然非以已所常從事者而為之好尚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鍔曰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以車為上欲言周人尚輿之由故言虞夏殷周四代之王所尚各異唯周之所上者輿也故言作車之工為多焉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朱氏曰軫謂車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歛所載者

錢氏曰輿下曰軫或曰收詩小戎俴收　應龍曰禮記注戈鉤矛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向上為鉤又云戈兩刃　陳祥道曰崇者聚而髙也戈柲六尺有六寸直而建之則崇於軫不止四尺而已惟既建而迆馬則有折除之法存而特取崇於四尺之數　陳祥

道曰酋矛盖以別於夷矛之名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酋矛視夷矛為短　鄭圖解曰戈主擊戟主刺戟三刃又曰車有六等之數幷軫數也夷矛不與焉六建幷夷矛數也軫不與焉軫戈人殳車戟酋矛此車六等之數幷軫數戟酋矛夷矛人此謂六建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鍔曰上言車有六等之數盖舉其凡也下云車謂之六等之數歷叙六等於上而終言之謂六等之數

如此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鄭鍔曰車之所以運轉不窮致遠不泥者以有輪也輪運乎車下載於地上苟不能運雖有葢軫特虛器爾則輪者車之本也既有所本則察車者可不知其所本耶故曰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知

察車之道必先察乎輪誠以輪者車所資以運行故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周流罔極則車之作以輪爲先可知矣察車而不先於輪是不知察之之道也故又曰是故察車自輪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鍔曰巾車掌王之五路校人掌王馬國之六馬馬所以駕路也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兵車駕戎馬田車駕田馬乘車則或駕種馬或駕道馬其與戎馬皆國馬之高八尺者也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又曰兵車所以即戎田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時所乘者也王者之於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使戎事之不戒武

備之不修雖有乘車烏得而自樂耶故記考工者必先兵車田車而乘車處其後者使有天下之君知所先後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鄭圖解曰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字書云車輪之穿為道　鄭鍔曰今世之所謂軸頭也　應龍曰車軸之端貫轂者名為轊轂末之小穿容轊者名為軹　歐

陽氏曰軹云者蓋軸之所貫而轂孔之向外者也

錢氏曰在軹之上曰轐曰伏兔曰車屐　鄭鍔曰輪崇六尺六寸則軹崇三尺有三寸矣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崇三尺一寸半矣軹去地三尺有三寸上有伏兔尾後上載車軫始有車輿軸三尺三寸伏兔及軫共七寸則四尺矣車輿去地四尺而人長八尺則登下爲便爲車必欲軫去地四尺者正以人之長短登降而節爾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林氏曰和者有異而無乖則三材雖異合而用之使各相得而無乖戾　鄭鍔曰材既美矣又有待乎工之巧然後因材以致用故繼之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三材以為輪必為之孔入轂入牙皆使得所是之為和非巧者則不能焉百工之制器惟輪人為輪弓人為弓皆曰巧者和之蓋輪合三材而為之弓合六材以為之惟材之合者多故貴乎工巧始能調和使

不乖戾也且合五聲以為樂必精於樂如師曠者然後能和其聲合五味以為食必精於食如易牙者然後能和其味而況合三材以為輪合六材以為弓而不有待於巧者以和之歟

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林氏曰輻外入乎牙內入乎轂以正直為體故為直指　鄭鍔曰周圜轂輻者謂之牙牙輪輮也　林氏曰輮木為

牙夫唯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謂之職者轂輻牙各有職任利轉者轂之任直指者輻之任固抱者牙之任三者各當其任至於輪久而敝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顏氏曰望而眡之者遠而眡之也　林氏曰幎如巾

之冪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迆謂輪勢下親於上而無所礙也　顔氏曰進而眡之近而眡之也　林氏曰進而眡謂車行而眡之　鄭鍔曰當其車之止時遠而眡其輪欲其幎爾均致而傍倚當其車之行時近而眡其輪欲其致地者微蓋輪已圜故能運轉而不滯也　林氏曰凡此皆謂器之已成而視其所作之善否然則所謂取者取其器之善非主方外之時而為言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林氏曰輻之肉不可失之大亦不可失之小其肉與轂牙相稱者也　歐陽氏曰肉稱陸氏曰無音肉當作柔又反按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實處也好空處也輔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鄭司農曰綆謂輪箄也必計反愚曰箄甑蔽也所以蔽甑底　鄭鍔曰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蓋凡

造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　歐陽氏曰輪之

入牙者稍出向外邊三分寸之二也輪雖其形如箄

然爪之入牙者其鑿孔必正直而不隨之以邪曲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鄭鍔曰木向陽則受至陽之氣其文必稹密而其材必堅盖陽氣之所聚也木向陰則受至陰之氣其文必疏潤而其材必柔葢陰氣之所聚也林氏曰夫陽為實故其木之理所以稹陰為虛故其木之理所以疏陽為剛故其木之體所以堅陰為柔故其木之體所以柔夫惟木之剛柔如是其異欲其皆剛豈無法哉是故刻識其陰之方炙之以火養之使堅俾其堅也與陽木俱等以之為轂則無剛柔不齊之處轂雖至於敝矣

亦不鬲欠暴而起也凡物暴起謂之歊轂必帱之以草

草欲著木欲堅者柔木而以草帱之久而木瘦減草

不著木必暴起矣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叅分其牙圍而漆

其二椁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

鄭鍔曰兵車乘車之輪皆崇六尺有六寸用其崇之

尺寸而六分之取其一分以為牙之圍則牙圍一尺

一寸矣歐陽氏曰牙圍一尺一寸其形盖不規圜也

其制若楕然鄭氏以為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可見一尺一寸除一寸三分寸之二餘九寸三分寸之一內外面各得四寸六分有竒除踐地者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不漆外內面不漆者猶各一寸通計三寸三分寸之二內外面各有漆者猶各得三寸三分寸之二矣

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

鄭氏圖曰轂之材中以虛受軹故大穿為賢小穿為軹　歐陽氏曰轂長三尺二寸取其長而五分之每分則六寸四分依鄭注云去二以為賢則得尺九寸二分圍三徑一賢徑六寸四分去三以為軹得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四釭轂之中賢為大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四寸五分之二數次之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軹為小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二寸二分四釭制轂之法大穿向內小穿向外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鄭氏曰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鄭鍔曰轂以運輪不直則輪不可行故治轂而為之形容必欲其直篆轂約也以革約轂詩約軝錯衡孔氏疏約謂以皮纏束之鄭鍔曰轂必有約不篆則約無飾也故陳之以篆然篆不正則車無辨故飾五采為篆以飾其約必欲其正巾車言服車五等而曰卿乗夏篆則篆以為辨

可知矣　顔氏曰施膠所以為附麗之故也故欲其厚施筋以為纏束之故也故欲其數膠厚則不離筋厚則不散歐陽氏曰所謂篆竊意即陳之於幬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

鄭鍔曰輻之廣三寸半轂長三尺二寸令輻居三寸半其餘有一尺八寸半然其置之地不可不審是故又以其餘二尺八寸半而三分之輻之外二分則一尺九寸輻之内一分則九寸半於其中而置輻焉

鄭氏圖曰轂外以寔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内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

陳氏曰量轂之鑿入以為輻廣則深廣均矣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

林氏曰輻廣而鑿淺其菑不深是以易揺扤而不固

鄭鍔曰鑿以容輻輻之廣必欲與鑿深相稱使無有餘不足則善是故鑿孔深三寸半則輻廣亦欲三寸

半兩者相當即無危摯　顔氏曰鑿雖不可淺亦不可深也輻雖不可廣亦不可小也鑿深則固有餘而輻小則强不足林氏曰鑿深而輻小則其幹弱是以其菑雖固而不强也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鄭鍔曰竑度其輻之廣以為之弱短長小大力足相稱則以是而載夫至重之物物雖至多任雖至重轂亦不折焉以其無有餘不足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鄭鍔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除其入轂之處取其餘之長者三分之削小其一分以向牙也惟向牙之處削而小則以之行塗泥中涅弗能附著之也何則向塗處小則其勢下也故雖泥深亦弗之溓也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林氏曰直以指牙則無曲故鑿内相應　歐陽氏曰

槷若今匠人用木漸爾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鄭鍔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謂兵車乗車也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鄭氏曰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也侔上下等林氏曰輪有山行澤行之異當順其所宜行澤則其地濕故薄其踐地而杼之行山則其地剛而多石故等其上下而侔之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

歐陽氏曰匡似蓍陘不平正之意前一面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之意可見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

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鄭鍔曰繩所以見其輻之直矣未知其厚薄之等否也又浮之水上以觀之苟兩輪入水平沈皆均則知斲材等矣上云平沈必均蓋言揉輻時試之於水欲其均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於水亦欲其平沈之均

歐陽氏曰車轂之空中向内為大穿當受軸處為藪向外為小穿今言量其藪以黍統言一轂空中容受之實也容受之多少同則壺中之大小同矣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歐陽氏曰言規之以至權之而無不合也葢有自然中於律度之意矣工之制器若是不謂之國工何哉

輪人為葢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鄭鍔曰葢斗四面鑿孔以納葢弓㝡處葢之上者也名之曰部言其穹窿而高處乎上部以總衆弓如部伍然也伸六寸之桯圍以為此部之廣桯圍六寸則

部之徑亦六寸取其在下之圍以為在上之徑故以伸言之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鍔曰此欲言葢之分寸故先言枚以起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鄭鍔曰弓之内端削之使狹纔廣一分也 鄭氏圖曰自部外以觀弓鑿之廣故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

下四枚自部内以覷弓鑿之深故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葢已崇則難為門也葢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葢崇十尺良葢弗冒弗紘殹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鄭鍔曰揉與揉牙輻之揉同揉而曲之謂之揉輻之

近轂者謂之股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也與輻之牙者謂之蚤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其小也於寸六分之數而去其一分以為蚤圍則弓之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又曰前云部尊一枚言部之高爾若夫弓之入部三分其長以其一分為高　歐陽氏曰上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弓長六尺所揉者近部二尺也不揉者下宇曲四尺也自宇曲之蚤曲折而計之則近部之處其高於宇曲之蚤二尺固有

餘矣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叅如一謂之叅稱

輿居中以載者也詩詁曰輈軸以上加板以載物謂之輿輪處下以運者也漢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衡在前以扼馬者也韻釋文章扼曰衡輪之崇車之廣衡之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叅如一謂之叅稱　鄭鍔曰此殆指兵車乘車而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廣衡

則計其長各因其所主言之也參者要如一乃謂之
稱車廣即謂輿之廣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
其式
朱氏曰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鄭鍔曰
式必曲為之所謂揉其式也
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鄭鍔曰二木相附上出於式　應龍曰輢按説文車

旁也錢氏曰高出於輿之兩旁曰輢鄭氏前注謂殳戈戟矛皆揷車輢賈氏以為斜置於輢之上下歐陽氏又謂輢之為制恐有四柱上有横木其下又有木縱横貫之以為車欄也　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寸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去車床五尺五寸古人立乗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式而頭得俯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

鄭鍔曰軫圍一尺一寸三分而去其一以為式圍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以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而三分之取二以為較圍則四寸九分之八也軹有二轂末謂之軹輪人所謂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軹是也車較之下其植之直者與植之横者縱横相貫亦謂之軹即此所謂軹也　歐陽氏曰竊意此木與

較相附其制與較同皆四寸九分之八也豈較在前輢在側二木之名可以相通其實所謂軹必在兩旁輢木之下縱横相貫若今鬲眼然歟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鄭鍔曰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參分而取其二以為轛圍則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鄭鍔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輿人治木有當圜者有當方者圜者必欲其中規方者必欲其中矩則爲方圜之極矣夫木之立者無以知其直之果否惟縣繩以驗之則知其直木之衡者無以知其横之果否惟置水以驗之則知其横立者必欲其中縣衡者必欲其中水則直與横審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鄭鍔曰居處也木有小大以類相從則强弱敵剛柔均無有餘不足之患故大小不可并若以大并小則小者力不勝大者之倚必摧而折如其未摧使馬引之則小者先絶矣何則木之强弱適稱則力任相等如一强一弱則馬所引弱者先絶而强者無恙固其理也惟其然故處之之法當得其所焉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本䟽云衡軛也輈輈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

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輈　鄭鍔曰制作必欲中法所以有三度也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輈淺深不同其度數有三也　歐陽謙之曰輈人而與軸並言何也軸之在車其形象具用主乎利轉與輈蓋同也故附于輈人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鄭鍔曰高六尺者名駑馬駕役車者也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㵗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鄭鍔曰車雖有大小至於為軸之理則一而已　又曰自軓前凡十尺策以策馬則半其數長五尺轃十尺而策五尺取足以及馬不長不短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此言凡者與下經為目云持任之材鄭鍔曰任各因

其所宜而任之使力足以勝其任而已凡任木有任其正者有任其衡者所處不同用力亦異故其材之所宜貴各得其當也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兎之圍參分其兎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歐陽氏曰案鄭圖解軸居下轐在軸上轐即伏兎也兩伏兎居兩頭輈在中央所謂當兎之圍即輈也然

輈與二伏兎並居軸上而為三則其大小當無異矣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應龍案詩六月云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輕摯也　鄭鍔曰節其軒則其勢不至於高而上干節其摯則其勢

不至於輕而下至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挍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輮直且無橈也

林氏曰挍引也言引而傷車之邸　歐陽氏曰按四圭有邸鄭注邸本也車邸意者指輪而言也挍其邸其指輪之踐地者而言乎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氏曰揉之大深則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鄭鍔曰揉之深則大曲而傷其力力傷則易折揉之淺則微曲而其勢直於馬背故馬常若負之然非所以為善故曰深則折淺則負注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準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　鄭鍔曰形如注星謂自上而下其勢急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平而準則其弊也亦難此車所以能久不失

之深不失之淺可否相濟通於調和則乘之者無動揺之患如之何而不安哉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

鄭鍔曰上文云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此欲弧而無折者盖輈之勢揉之太曲如弧則必折不曲則能覆車故欲其弧但欲其弧而無必折之理耳上文欲其孫此又欲其經而無絶者孫即經耳順其文理謂之孫理而直之謂之經揉輈者惟恐不能順其理爾

不順理則斷絶而不相屬矣故欲經而無斷絶之病蓋輈爲一車安危所繫故既言之又再言之欲其頎典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絶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見爲輈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陳氏曰輈所以駕馬輈既善矣則馬受服而不能自已非人欲止之則有前而無却故曰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鄭鍔曰上云和則安故言其安之利馬之

行也以進為主人之御也有進有退馬惟欲進其行有進而取道之勢故若與馬謀焉人或欲退輈有順而可挈之勢故若與人謀焉謀謂與人馬之意不期而合猶有相謀然也

終日馳騁左不揵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

陳氏曰陪乘者為右則尊者在左可知矣　鄭鍔曰車有兩驂兩服詩云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兩驂

如舞言其不拘閡也輈若不和則馬必拘閡而相契

契倚而相合之義也輈若不和則馬必前後而相需

需遲而相待之義也唯輈之和則雖千里馬無契需

之患故曰馬不契需又曰衣之下裳謂之衽故禮記

云扱衽不入公門又云深衣續衽皆謂裳之下也御

車者常苦於裳之易敝以其近下而摩於車也唯輈

之和則無動搖之勞故終歲御而衽亦不敝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鄭鍔曰登進也輈之善也馬不契需愈遠而不知其遠矣能勸馬使進而用力也馬力已竭輈猶有進而取道之勢

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鄭鍔曰灂漆文理也歐陽氏曰灂漆之文理也韗人為臯陶曰良鼓瑕如積環弓人為弓曰角環灂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車之隧四尺四寸軸居其中而伏兎正居軸上則軸之前後輈之長皆二尺二寸

鄭鍔曰輈不善而動揺則漆消摩而不見矣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陳氏曰日之運行也一歲一周天合輪輻三十宜以象月而曰以象日月者蓋取其合宿之數也有經星有緯星所謂二十有八宿蓋經星無變者經星分布乎天而周天之度有常分而不可變易故蓋弓以象之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鄭鍔曰盖弓之所象者象星之數也旗之所象者象星之體也又曰晉志云心三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註云大火心也　東齋書傳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房星為大火　歐陽氏曰東方為龍故東方宿以蒼龍名之曲禮左青龍之義亦如此然以星圖考之大火蒼龍宿之心而九星乃蒼龍宿之尾於十二次為析木今龍旂九斿取象於九星乃令不

言象析木衆尾而言象大火何也蓋其有身有斿斿者今之所謂旂脚也今曰以象大火蓋主旗之身而言以旗之身而下有斿以象龍之心而下有尾也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南方七宿以鶉名之星張星有七星旗之七斿取七星為象也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鄭鍔曰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西方之熊旗

以象白虎宿之形晉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布一曰鐵鉞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歐陽氏曰按星圖西方參共十星四角四星中横列三星所謂參也又中星直下有三星所謂伐也然則六斿之所象合伐與參六星而言之也鄭氏所謂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

而六星是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二曰清廟離宫六星天子之别宫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府詩定之方中註曰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應龍曰案星圖營室東壁皆二星而營室之東又二星西四星與營室二星合八星則其旁六小星晉志所謂離宫六星是也然則四

斿之所取象但取室二大星與壁二星為四星而言

爾　鄭鍔曰斗牛女虚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建龜蛇

以象之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旗之正幅為縿斿則屬焉故曰弧旌也